

序言

沒有文化局的二零一二年

二零一二對香港戲劇來說是很有意義的一年。我當然不是說特首選舉，也不是說「國民教育」的爭議，甚至也不是說幾乎出現而最後胎死腹中的文化局。

我說的是……

這一年，鄧樹榮領導他的團隊做了一件空前（也恐怕絕後）的事：五月初在倫敦的環球劇院以粵語演出莎劇。他導演的《泰特斯》趁著配合奧運舉辦莎士比亞戲劇節的機會，讓香港劇人憑其藝術實力與國際同行互相交流，也使香港不至在這劇壇盛事缺席，這個團隊實在是為香港文化立了一大功。

同樣在五月初，鍾景輝榮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「終身成就獎」，這是對他的舞台成就的又一次肯定。加上他在重演的《金池塘》中繼續憑仗其爐火純青的演技和新配搭（李司棋）擦出耀眼火花，也構成劇壇一道美麗的風景。

這一年也是資深劇團紀念團慶的一年，「致群劇社」成立四十周年，「進念·二十面體」成立三十周年，分別都以豐富的劇場活動以誌其慶。

另一道相對艱難而美麗的風景，來自陳曙曦策劃的「藝穗民化節」。一群在主流場地的邊緣開拓演出空間的朋友，推出了一系列題材、風格、規模各異的作品。這股用心用力的開拓精神，既是解決場地荒的自主做法，也為小劇場美學提供活生生的時代思考。

這一年，西九文化區宣佈落實發展詳情，新春時節更在其未來的戲曲中心地盤上推出「西九大戲棚」。同年，香港報業公會首次在其新聞獎中設立「最佳文化藝術新聞報導」。這一切，在在都顯示

更宏觀的圖景：文化藝術已經並將會在我們的生活中佔有更重的分量。

二零一二年當然不是世界末日。但是，沒有文化局的這一年，會不會提醒我們要更加努力，創造一個文化藝術的新世代？我相信，這本年鑑裡的資料與專文，會幫助我們尋得啟發。

張秉權

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（香港分會）主席